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王焱
編

144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44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一四四册

仕學齋先生文集	十卷（卷九缺失）	安東守經著	安永二年	……	一
爽鳩詩稿	一卷	鷹見爽鳩著	寶曆五年	……	五三三

任學齋先生文集序

守官聞之昔者自吾曾祖省菴興學祖侗菴肯
堂負荷後先濟美當是之時四方名賢靡不欣
慕而先考十四歲喪父親戚鄉黨皆惜其家學
之不傳先考奮然發憤負笈京師尋師求友是
時京師有伊藤東厓先生以博學文章爲一代
鉅儒先考從而遊其門勉勵勤苦夜以繼日六
藝經傳皆通習之

時君靈明公述職交代每過伏見驛名先考 面
命以學問勿懈先考感戴 恩言而退在京五
年既歸鄉邦進德脩業教授生徒論著益多自
非立志之淡庸詎能如此哉續其將絕之先業
不墜去家聲不辱

君命先考之學可謂孝於親忠於君者矣

水戶侯故龍作公聞先考之能傳先業賜舜水先

生文集

小倉龍作公亦聞先考之名賜書賜詩夫以公侯
之尊寵賜如此是皆先考德學之所致歟晚爲
世子之侍讀勤勞東都都下人士慕其德學相往
來者亦多矣其爲人也質直剛毅能獲乎上能
信乎友好爲詩文至老不廢揮毫縱橫如初不
經意昔年有西土文士沉燮菴者來寓吾長崎
偶讀先考之詩文大歎稱之曰道脉相傳原原
本本不爽毫黍又曰洋々洒々無一滯筆遂以

書牘相訓答其書中曰見此邦之人磊落英多
指不勝屈然從事嘯咏者甚多而留心經學者
卒少及觀大作始知好古讀書尚有人在嗚呼
此言足以驗先考學術之淵源矣守官不肖不
足以發揚万一甚有愧人子之名也今欲傳遺
文於無窮授之梓人聊叙履歷行事之梗槩使
觀斯集者知先考箕裘之美焉耳

明和六年己丑夏六月上浣

不肖子

守官謹識

仕學齋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賦二首

制義一首

講義一首

論五首

頌一首

贊四首

箴五首

銘一首

序三十三首

卷之二

題跋十首

說十七首

記三首

卷之三

書二十首

告文二條

論文二首

哭文一首

墓表一首

雜著十五條

卷之四

四言古詩二首

五言古八十八首

七言古十九首

卷之五

五律百八十五首

同排律九首

卷之六	六律一首	七律四十首	同排律二
卷之七	五絕二百六十八首	六絕五首	
卷之八	七絕二百九十六首		
卷之九	七絕二百四十三首		
卷之十	七絕二百一十一首		

任學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男守官梓行

賦

元日試毫賦

惟春德之於物兮資始而資生况今晨添立春兮猶如
離之重明物幾時而應化兮人何處而不新余獨感激
而思兮因試毫以自陳昔伯魚之受庭訓兮善學詩禮
以顯親子思之作中庸兮稱述先德以立身固二賢之
於道兮唯家聲之能振愧余孤愚而無知兮望學海茫
其迷津歲己丑而負笈兮幸遊學於日邊忽忘身之不
肖兮謂學可以至聖賢厭文墨之浮華兮尊性行之純

全既祖仁而本義兮豈恃才且患愚長不滿七尺兮心
實雄萬夫居五年而歸鄉國兮懼懶惰以爲腐儒嗟昔
遊之難追兮歎斯學之日孤苟守父祖之所貽兮又何
別芥蒂於胷中觀物以存心兮隨時以加功向屠蘇猶
思禹兮臨沐浴尚希湯倘學行之自得兮誰謂功名之
不彰悟貝錦之可愁兮安明哲之可止聊除舊見以來
新意兮庶與春德相終始

學而時習之賦

人之有業莫先於學學之要在乎踐履學之功在乎知
覺受用雖多志欲一矣義理雖微道豈遠而倘食而求

飽卽同代擅之素餐君而求安卽違衡門之棲遲素富
貴而行豈有充訕之累素貧賤而行亦無隕獲之恥蓋
天理與人欲原毫釐而千里不克己去私以爲學學烏
能有成哉故爲學貴乎習習貴以時天下万事何思何
慮一身百爲念茲在茲在易重自強不息之戒在書垂
始終典學之辭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顧學而
時習之一言足以蔽六經故儒者之終身無他業惟在
時習之而已如鳥之學飛而翱翔不已如水之浸物而
內外皆濕自意而心而身其業日進自家而國而天下
其功可推豈止瑚璉之可比亦何青紫之足拾大哉習

乎爲學之本至哉學乎爲聖之基欲罷不能顏子竭才以阜爾得正而斃曾子臨終猶思斯若愧筋力之不足吾恐中道而廢之

制義

諸同志好作文字時有問經義者私作制義一道以答之

君子食無求飽云々一章

聖人之論學唯就人之所爲而欲其能好之耳夫學也者在求爲入之道而不爲禽獸之歸耳苟行爲入之道而不爲禽獸之歸則此其常也豈其聖人立言之旨乎哉夫子有感也而言曰君子之所以慕聖人之道者非特無外慕之荒而有修爲之要而已其舍已而從人猶

飢渴之於飲食也蓋食取以養口體又奚求九鼎八珍
居取以掩風雨又奚求重門高堂爲當爲之事是事也
在于敏而已身發當發之言是言也在于慎而已身凡
此四者君子所能然亦不敢自是常思食鮮知味居易
移氣事或招禍言或取悔故其意以爲無貴無賤苟有
道者皆吾之所師言行旣修猶恐未及亦必就正吁亦
篤矣卽此觀之師心自用者紛如而道之邪正無因而
分矣然後知好之義大矣哉

講義

仁者無敵一節

仁之爲道至矣大哉本非難亦非易唯主於愛而愛始
於親故善行仁者必能愛親能愛親故能敬君能敬君
故能恤衆能恤衆故天下無敵之者雖然仁豈嚴然而
可見者乎哉凡人之所爲著于行事而有愛入澤物之
實者皆卽是仁而已矣昔者西伯服事商紂而得罪美
里孔子周流列國而絕糧陳蔡夫以生知之聖而行以
道之極宜置天下於泰山之安救生民於水火之中然
而猶其不免患者何哉勢之所有本不偶然文王之囚
孔子之厄皆事勢之不得已也何疑乎仁者之無敵耶
故得勢則可施之於民不然則可行之於己仁本自然

更無可疑此孟子所以舉王道之要而自信焉者歟

論

論古今治亂

甚矣仁不仁之分也粵稽古今之治亂在于人主之仁
不仁而人主之仁不仁驗之于民心之向背何者有殺
十百人而爲仁者有不殺一人而爲不仁者武成曰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商師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知仁不仁者天下得失
之本而得之失之之實固不可不驗之于民心之向背
昔者周室東遷王綱不振天下始分爲春秋重合爲五

伯又分爲戰國又合爲秦爲西漢又分爲新又合爲東
漢又分爲三國又合爲晉有東西又分爲雜處又合爲
南朝又分爲北朝又分爲隋又合爲唐又分爲五代又
分爲僭偽又合爲宋南渡之後謂南宋又分爲遼爲金
又合爲元爲明爲今之清大凡古今上下數千載治亂
之可驗如此夫虞夏商周姑置不論迨至春秋五伯之
治爲盛自後秦漢晉南朝唐宋元明今之清次之然秦
漢以來各有天下則幾乎王者之中興今就漢一代觀
之創業之難守成之密足以安民足以長世故秦政能
合六國而不能敵於高祖三尺劍新莽能奪天下而不